

# 新生的中國

雷石松



SHGO CHUBANSHE CHUBAN



# 新 生 的 中 國

(詩 歌 集)

雷 石 榆 著



詩 歌 出 版 社 出 版

1 9 3 8

# 新 生 的 中 國

著 者 雷 石 榆

出 版 者 詩 歌 出 版 社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國 幣 壹 角 貳 分

出 版 日 期 3 0 . 5 . 1 9 3 8

著 作 權 所 有

# 目次

序.....	1
砲火轟斷了愛情 .....	3
新生的中國.....	6
逃不得啲.....	7
東京近郊的慘劇.....	9
你們沒有敗退.....	11
日本女人是羔羊嗎.....	12
贈加藤勘十 .....	14
思想·自由.....	16
真英雄.....	18
再在你的播音台歌唱.....	19
吞不下去.....	20
來.....	21
賣淫婦又賣俏了.....	23
獸行獸慾滿京中.....	24
歐洲的野狗群.....	25
你在微笑着.....	27

盧氏婦	28
參觀舞場有感	30
「支那無名勇士之墓」	32
烈女秋霞	33
廣九粵漢路工人	35
特異的紀念碑	37
哀曲的反響	38
義勇軍的母親	39
先放幾噸軟炸彈	43
弔楊任	45
贈給鄧南遮吧	46
對敵兵宣傳歌四首	49
1. 被壓迫者的歌	
2. 我倆不得相見	
3. 東方的雲	
4. 戰場可怕呀	

# 序

古來的人們都認爲詩人的生涯多是不幸的，但我在現實過多磨折的不幸中倒加強了鬥志；人人知道侵畧的戰爭會使被侵畧的民族遭受着生命，財富，文化，建築……無限量的損失，毀滅！但同時也正好使這民族更加團結，愈益英勇地抗爭；在蹂躪的廢墟上將築起新的堡壘，鍛鍊新的力量，創造新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在這意義上，我感謝這次大規模的戰爭磨銳我的神經，沸騰我的感情。在憤恨與愉快的交流下，在殘酷與悲壯的互拚中，那許許多多的活生生的脚色和場面，使我燃燒的血液不斷地從筆尖迸出，爲中華民族嘶出正義的呼聲，爲這偉大的時代留些憑吊的痕跡。

我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我幾乎完全忘記自身生活的痛苦，我常用墨汁餵養我的靈魂，我常拉緊心絃彈着我的詩歌。但我依然在憧憬中苦惱着，因爲，我還沒有更有力地

更直接地服役於我們的抗戰。

這裡，不得不感謝韓少南同志的鼓勵，和爲我盡了出版的義務，可惜因在日益嚴重的局面下趕快排印，沒有細心把過去的許多稿件整理，只把近數月來的底稿檢出，挑選些較有意義的編成這小小的集子，在此也得感謝杜珞同志爲我繕抄大部分詩稿和適權兄爲我繕寫最後兩首日本歌的功勞。

雷石榆



# 炮火轟斷了愛情

——懷菊枝

前年櫻花盛開的時候，  
我爲了感動一個異性讀者的愛情，  
菊枝喲！我秘密地東渡去見你，  
而且改換了我被放逐者的姓名。

在那裡，我過着貧苦的生活，  
但你用愛情的蜜汁注入我的心靈，  
而且用你血汗換來的工錢，  
救濟了我半年流亡的生命；  
即使你氣喘在失業的日子裡，  
你還裝着笑顏叫我不要憂慮，  
一次兩次你賣掉了手飾，  
或四處張羅了債款，  
來支持我的住食。

白天，你有時替我繕抄詩稿，  
哦，那清秀的筆尖畫上我的心頭；  
每天晚上你都陪着我，

走在電光暗淡的路上，  
互相指數天上的星宿，  
或共賞明朗的月亮；  
當分手回寓的當兒，  
你總是幾步一回頭，  
或遠遠地佇立着招手……，  
喲，正是我計劃和你回國的時候，  
你却可憐地病倒了，  
雖然我在探病中碰見你的叔父，  
雖然我幾次受了你叔父可怕的恐嚇，  
但我還是偷偷地去探望你，  
有時不敢進門對着窗簾站到夜深，  
直至你叔父來了嚴重的警告，  
直至我在環境威脅下偷偷地離開了三島！

我回到故國來了，  
我們只藉遠郵繫住相思，  
我深深地記着你的請求：  
「你回到上海設法接我去」，  
我也反復地安慰你：

『八月我當回到上海，  
一定設法接你來。』  
呀，怎知一到七月，  
你國軍閥的砲火就燒上蘆溝橋頭，  
接着延燒到了淞滬的心臟……，  
一月兩月……

到如今，九個多月了，  
我再接不到你的消息，  
只苦憶着給你最後一信的誓語：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直至我死去的時候。』

菊枝喲！

在這時候即使我知道你的住址，  
投書你也未必收到，  
我們未把你國的軍閥打倒，  
你我也沒有再見的前途。

菊枝喲！

也許我們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因為我的生命隨時有犧牲的可能，

假如你知道你國飛機的狂暴，  
假如你知道我國的平民被炸死多少！  
然而這愛情的悲劇喲！  
都是操縱在你國軍閥的魔手，  
你咒詛吧，  
轟斷了我們愛情的砲火，  
你國法西斯蒂的砲火喲！

一九三八，四，廿四。

## 新 生 的 中 國

我，  
跳躍在捷報的紛飛中，  
跳躍在血的勝利中，  
更且新的建國綱領，  
正作着民主政治的播種，  
使我驕傲地呼喚，  
呼喚中國的新生！

讓老大的中國死去吧！

讓頹唐的中國死去吧！

新生的中國：

在解放的血潮中誕生了，

在抗戰的勝利中跳躍了，

牠是民族復興的橋樑，

中華民族的兒女們

都要保衛東亞和平的搖籃，

掃除日本法西斯強盜！

都要鞏固這搖籃的機構，

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一切人民的害虫清掃！

新的中國誕生了，

我驕傲地呼喚新生的中國！

一九三八，四，十〇

## 逃不得啣

漢奸散播一陣謠言：

『某天敵艦幾十艘攻虎門！  
某夜敵機幾十架轟炸廣州！』  
於是一些高等華人，  
又像小偷樣走出洋房子，  
坐早車或夜船，  
逃向香港或澳門……  
直過了某天和某夜，  
廣州的市面依樣太平，  
才又用香巾抹去冷汗，  
花了一捆鈔票而返。

近幾天漢奸又散播更大的謠言，  
連我們樓上的住客也逃光。  
相識的人問我慌不慌？  
我答：說是「慌」的人便是漢奸！  
也許有人以爲我是一隻喪家狗，  
即使想逃也沒可逃的地方。  
那的確是一面的真理，  
但我有錢逃亡也並非高強，  
廣州是我的家園，

中國是我的故鄉；  
如果全被鬼子搶掉喇，  
我還有什麼面目活在這世上？！

「逃不得喇！」

我叫出真理的全面，  
還要用行動加強真理的鬥爭！

一九三八，二，四〇

## 東京近郊的慘劇

日本民衆平時生活都貧苦，  
侵略戰爭更加苦上加苦；  
請看侵華軍費的總數：  
如今已達七十三億幾！  
真倒楣：  
月來各處戰壕受重創，  
常備兵早調清，  
而且死傷已過半，

不管體格和年齡，  
只好強拉亂抽來補充。  
誰不愛過和平的生活？  
誰願爲軍閥利益而犧牲？  
啊，東京近郊湧出反戰的洪流，  
男的揮起拳頭咆哮，  
女的抱住丈夫痛哭，  
許多出發者丟槍跳上岸，  
挽住妻子參加示威的隊伍。  
可是迎頭擁來大批軍警，  
向這道洪流沖起了血花，  
三十多個赤手空拳者倒在血泊中，  
還有一千人被捕送進牢獄裏，  
這一回慘劇算又收了場，  
但那僅是社會革命序幕的一端，  
中國的人民呀！  
拿緊反攻的武器吧，  
日帝國主義的喪鐘，  
已在三島敲響起來了！

一九三八，二，廿三，



## 你們沒有敗退

你們沒有敗退，  
西班牙的兄弟啊！  
失去加斯比城，  
並不是保證叛匪的勝利，  
即使失去瑪德里，  
也並不能說你們已一敗塗地；  
正如我們失去了平津上海南京……  
更增強我們反攻的新開展！  
西班牙的兄弟啊！  
世界上一切愛正義的人們  
都敬佩你們的英勇，  
都感歎你們的精神，  
而且果決地相信：  
最後一定是你們獲勝！

黑衣魔鬼，  
褐衫魔鬼，  
雖然大批地開來

協助你們的國賊，  
更大規模地蹂躪，  
更殘暴的屠殺！  
但你們的總理奈格林  
在叛機狂炸下的巴埠裏  
鎮定地召開了內閣會議，  
『結果共黨的主張獲勝，  
政府之危機乃暫趨和緩。』  
米亞伯將軍更聲言：

『雖存一兵一卒也要抗戰到底！』  
這消息粉碎了妥協的謠傳，  
使法西斯進深一層墓地。

一九三八，三，十九，

## 日本女人是羔羊嗎？

日本統治者用法律，道德，教條  
限制女人做男子的羔羊，

溫馴，服從，  
體貼，自卑，……

才認為是大和女性的典型。  
可是畸形的資本主義  
却使大和的子孫

饑餓，自殺，殉情，  
賣淫，誘姦，盜竊，  
被榨取，被監禁，  
被拖出國境當砲灰，  
被移送到殖民地去做牛馬……

然而統治者顫抖了，  
「皇土」到處豎起反叛的旗幟，  
在旗幟下：

有崛強的男人，  
也有英勇的女子，  
同在反法西斯的戰線上鬥爭；  
石本子爵夫人，  
是日本女領袖的一個，  
是反對軍閥侵華被捕了的一名，  
她繼續她們先驅的使命，

她代表在鬥爭着的無數婦女，  
顯示在統治者的眼前：  
那不是「標準底家庭的主婦」，  
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女鬥士！

一九三八，二月二十二。

## 贈加藤勘十

憶起一九三五年，  
那是秋天的某一天晚上，  
我們在招待林房雄出獄的會場中，  
最初一次握手，  
呵，却也是在東京最後一次相逢吧？！  
我第一次看到你強健的身軀，  
我第一次聽到你雄渾的聲調。  
你似乎不是爲招待出獄者而來，  
因爲你一開始就發揮題外的演說，  
特別是中日美勞働者生活的報告。

我早知道你是勞工黨的首領，  
你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  
你就常在鬥爭中坐牢，出獄，

出獄，坐牢……

你不僅爲着日本無產者的利益而鬥爭！  
你也爲着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而鬥爭！  
爲着擁護世界人類的和平而鬥爭！

一九三六年日本軍閥加緊侵略華北的時候  
你就領導勤勞者集會，罷工……

「改善人民生活！」

「反對出兵侵華！」

在你有力的文章裏，  
也交響着正義的呼聲！

自從蘆溝橋的戰火延燒了開來，  
你也加緊領導反戰的活動，  
在那當中，  
曾是左翼驕子的林房雄，  
已做了「指揮刀下吶喊的狗」，  
而你是被捕的三百七十名中的一個，

於去年十二月下獄了，  
那天我讀了你的名字，  
我想起了你強健的身體，  
    雄渾的聲調，  
    革命的氣魄，  
    英俊的風度……

我更加深憤恨統治者殘暴的獸行！  
今天我看了香港某報載着你的照像，  
我幾次想給你狂熱的一吻，  
但你嚴肅的面容却像向我表示：  
「請你珍重詩人的熱情吧！  
我的真顏是深鎖在鐵窗裡呵！」

一九三八，二，十，

## 思想 · 自由

和尚有出世思想，  
馬克斯有世界革命思想，

孫中山有民族獨立思想，  
法西斯有侵略戰爭思想，  
洛托斯基有走狗思想……○  
但中國的和尚「入世」救傷，  
史太林築起「人民陣綫」的銅牆，  
中華國共兩黨站在民族統一戰線上，  
都是向血魔的法西斯鬪爭，  
向托派匪徒和一切漢奸掃蕩！

這是像分水嶺一樣清楚，  
講自由的中國人啊，  
站在為民族解放而鬪爭的陣綫上，  
不要求自由也應得自由；  
否則，

就向法西斯血腥的胯下找尋吧，  
那裡不但有自殺的思想，  
還有自殺的自由！

一九三八，二，十五○

# 真英雄

無名英雄，

真英雄！

我驚佩在台兒莊一役，

一位勇士擊毀了七輛坦克，

擊毀七輛不算奇，

也不奇在十二枚砲彈無虛發；

而奇在這一瞬：

勇士右手負創還迎擊，

又把兩隻鐵甲虫毀滅；

更奇在這樣的風度：

只描述經過的情形，

不把姓名向記者吐露。

啊，我驚佩這位無名英雄，

他是真英雄！

一九三八，四，十一，



# 再在你的播音台歌唱

——爲香港立報發刊而作——

上海的詩友曾說我是

「立報詩人」，

也許因我在你的播音台(言林)上

作過最多的歌唱；

但檢查老爺却認爲我是最討厭的傢伙，

常用「抽出」促我反省，

這教訓的確使我聰明，

我才曉得「諷刺」的意義和實踐，

於是我由砲手變成了游擊兵，

不時出沒在你的陣線。

怎知日寇的獸蹄縱橫在上海，

一切不願做漢奸的出版機關就被封閉，

你是文化界的尖兵，

只好把武器衝出重圍搬走，

再擇定陣地架起武器，

向敵人的狗窠射掃！

啊！你的武器已架好了，  
那播音台也依樣裝上，  
讓我再在你的播音台  
作更勇敢的歌唱吧！

一九三八，三，十一。

## 吞不下去

奧大利，是蜈蚣，  
你吞不下去，  
褐毛癩狗喲！

奧大利有日耳曼種，  
但不全是患了法西斯的天花；  
奧大利有猶太種，  
但不全是布爾什維克黨徒；  
不過你的狗眼視乎  
有無「褐色」的記號，

你的狗心欲乎  
屠殺和強奪！

但奧大利你吞不下去，  
褐毛癩狗喇！  
你儘管在維也納的街頭  
狂吠暴跳吧，  
可是廸諾爾省  
趕狗的槍聲響起來了，  
各地的人民  
也拒絕掛上卍字的狗旗！

一九三八，三，十九。

來！

來！  
我們和世界上  
愛好和平的工農，

學生，  
政治家，  
文化人，  
科學者，

以及一切正義感的人民，  
織成反法西斯的戰線網，  
站在這戰線網的各個崗位上：  
用暴力來答復侵略的戰爭！

來！

我們和世界上

一切弱小民族，  
一切殖民地的兄弟，  
一切帝國主義國內的民衆，  
一切民主國的各階層，

用不同種族的同一思想和力量，  
織成反法西斯的戰線網，  
站在這戰線網的各個崗位上：  
向東方和西方的法西斯蒂掃蕩！

一九三八，二，一〇

## 賣淫婦又賣俏了

東方島國的賣淫婦，  
又向西方島國的「紳士」賣俏了，  
原來她是具有法西斯生殖器的怪物，  
當她搶奪華北的時候，  
「紳士」一近她，她就怒噴而唾，  
當她闖進南京的時候，  
更向「紳士」陰送了幾拳。  
然而「支那」的統一戰綫加強展開的現在，  
她的臍窩也開始發痛了，  
她忍痛向「友邦」的外使撒了幾次嬌，  
要求幫忙叫「支那」快點罷手，  
可是「抗戰到底」的吼聲已响徹了全球，  
怪物的幻想都化爲烏有。

這時候，  
她又想起在華南有強大勢力的「紳士」，  
不妨再扮一次賣淫婦去賣俏，  
看看這回離間的手段夠不夠！  
但「抗戰到底」的吼聲更加昂揚，

而且「反攻」的鐵拳已擊傷了她的屁股！  
看她回頭流出殘喘的眼淚吧！

一九三八，二，十一〇

## 獸行獸慾滿京中

說南京，  
道南京，  
南京已作日獸營：  
城外到處理人坑，  
城內晝夜哭泣聲；  
殺盡街頭無行人，  
難民區內也搜尋，  
凡是少壯好男兒，  
無一免做槍下鬼，  
槍下鬼，無完屍，  
頭顱戲誘野狗吃，  
兩月殘殺還未已，  
慘死同胞八萬餘！

說南京，  
道南京，  
南京已作日獸營：  
可憐婦女被姦淫，  
裸屍還浴街頭雨；  
家家婦女已拉盡，  
難民區內也搜尋；  
卡車載滿哭聲走，  
深夜又送嗚咽還，  
獸性猶感未滿足，  
攀牆闖進隨地姦，  
區區此地女同胞，  
被污已上一萬餘！

一九三八，二，廿二。

## 歐洲的野狗群

日本的黃色野狗發狂着的現在，

歐洲的野狗羣也心臟發熱了，  
牠們是臭味相投同聲相應的動物，  
眼看西班牙共和國的堡壘強固起來了，  
眼看中華民族的統一陣線拉緊起來了，  
眼看世界的反侵略運動澎湃起來了，  
眼看蘇聯的偉大力量伸展起來了，  
這羣專獵肉的野狗，  
由悲哀，憤怒而咆哮○  
希特拉的褐毛狗子叫道：  
『承認滿洲國』！  
在慕沙里尼黑毛狗子威脅下  
白毛的哈巴兒×××也嗷嗷着：  
『承認意屬亞比西尼亞』○  
野狗不只是咆哮，  
顯然已舞動殘酷的牙爪，  
希特拉併奧，  
慕沙里尼撲噬西班牙，  
是開始屠殺和平人類的步驟，  
是開始挑撥世界大戰的前奏！

一九三八，二，廿四○



# 您在微笑着

——紀念總理逝世十三週年——

總理喲！十多年來，  
我想您在天之靈  
一定流了許多眼淚；  
因為自您走後，  
政治跑着無幹綫的軌道，  
人民過着災禍的日子，  
特別是這七年中：  
被日寇屠殺了無數同胞，  
被日寇掠奪了無數領土。

但是，如今  
總理喲，您在微笑着了，  
您看見分裂了的黨派重新攜手，  
您看見各階層的人們團結起來，  
您看見英勇的軍民抵抗着日寇，  
您看見國際反侵略的陣綫一天天地加強，

啊，您看見中華民族解放勝利的預兆，  
啊，您看見世界大同的日子快要來臨。  
所以，我想您在微笑着了，  
但您是含着痛憤和愉快的淚  
    在微笑着  
    在天之靈微笑着的吧！

一九三八，三，九

## 盧 氏 婦

唐家灣上多難民，  
難民來自三灶島，  
其中有婦是姓盧，  
唐家祠前來回走，  
爲覓收容無是處，  
飢腸轆轆在顫抖；  
有一行客生奇心，  
向婦叩訊婦直道：

丁我年四十五  
家在三灶島  
夫君是杜才  
漁船有兩艘  
捕魚生活雖貧苦  
一家數口還溫飽  
可恨鬼子劫漁船  
我夫抵抗被殺掉  
兩個幼子六四歲  
也被擄下敵艦載走了  
還有少女名亞木  
和我匿在家裡想法逃  
因為自從鬼子登陸後  
我家附近也設俱樂部  
少年婦女儘擄來  
姦淫玩弄賽野獸  
不幸亞木汲水歸來被瞥見  
八個鬼兵帶五狗  
跟踪入屋強索擄  
我女抗拒不受辱

鬼子羞怒動刺刀  
弱體負傷卅餘處  
殘屍尙移俱樂部  
門前示衆一晝夜  
然後投入河中餵魚肚  
如今一家五口剩餘身  
孤掌難鳴何報仇  
幾經艱難逃出來  
願向同胞大呼救  
老骨無力親殺敵  
但能隨軍做雜務！

盧婦說罷淚漣漣，  
東風爲傳嗚咽聲。

一九三八，三，二十二，

## 參觀舞場有感

這裡是香港

是香港的一舞場：  
我看見幾十條腿在游動，  
我看見幾十條腿掛在椅前；  
陰綠，陰紅，  
爵士拖長綠的陰影，  
靴音彈着愉快的心絃。  
哦，從這小島走出幾十里路：  
都是炮轟彈炸，  
都是血肉飛迸，  
都是呻吟與怒吼……  
就是這兒的街邊：  
也狼籍地躺着饑餓的流亡者群；  
而獨在這舞場，  
尤其是佔多數的中國人們  
——有享樂特權的紳士公子哥兒  
却那樣安寧，那樣沉醉，  
愛國的人們都說：  
「這裡銷救國公債最少。」  
那懂得這兒銷魂的玩意最多？！

一九三八，三，二十一〇

# 『支那無名勇士之墓』

濟源城郊一墳前，  
西河部隊樹木牌，  
牌上大書一行字：

『支那無名勇士之墓』。

原來墳中英雄骨，  
曾是攻城敢死隊，  
和敵巷戰三四日，  
以寡敵衆復無援，  
同伴犧牲剩己身，  
己身手刃八十人，  
受傷被俘死不屈，  
慷慨就義爲國殉。  
壯氣如虹吞敵胆，  
忠屍如冰冽敵魂；  
贏得暴寇低頭掘，  
掘好新墳埋烈骨；  
還在墳前樹木牌，  
崇敬字字映碧血。

寄語寇酋細思量：  
爲何部下無勇卒？

一九三八，四，廿六。

## 烈女秋霞

荷包島，  
悲慘的地方，  
自從敵軍佔據後，  
牠的名字常出現在報上。

一樁樁血淚的故事，  
叫人看了憤怒心傷……  
過多的題材我沒空編排，  
但秋霞的壯烈我不得不歌唱。

她是個漁家的少女，  
她是張賜忠的愛孫；

祖父張老頭在這裡住了三代，  
九個兒孫逗着老眼拉起笑紋，  
正如伴着他們泛舟在海心，  
拉起漁網時的快活餘韻。  
但自從鬼子爬上這孤島，  
劫去漁船，破碎歡樂的天倫，  
五個兒孫衝出敵人的屠刀，  
集合壯丁襲擊着敵人！  
鬼子把憤火向老頭身上發洩，  
迫他導引捕捉那些兒孫。  
他咬着殘忍的凌辱，  
在暴力下不屈地犧牲。  
秋霞，  
十九歲的少女，  
她悲憤祖父的慘死，  
誓和敵人拼個粉碎！  
啊，她化裝一個丐婦，  
把利刃和炸彈放在懷裡，  
潛到敵兵營的附近。  
不久，十多個敵兵踏着黃昏歸來，



一把無名火燒熱她的胆油，  
馬上掏出身上的戰器撲衝過去。  
眼見敵人半死半傷，  
她也自殺在警笛的聲裡，  
擁來人形的野獸把她的屍骸拋下海，  
壯烈的血液隨波寫着英雄的故事！  
哦，秋霞喲！  
荷包島的第一個烈女！  
(附記) 這故事載在四月廿八日申報，而秋霞則殉難於前  
五日

一九三八，四，二八

## 廣九粵漢路工人

廣九粵漢路：  
運輸的血管，  
抗戰的生命線；  
兩粵的健兒，

華南的戰士，  
騎着牠飛馳北上；  
一切軍需，  
一切兵器，  
也騎着牠飛馳北上。  
東戰場，  
西戰場，  
靠牠送來武裝的狂潮，  
靠牠運來戰鬥的力量；  
敵人因牠而痛恨，慌張，  
敵人因牠而襲擊，毀傷……  
每月每天……  
敵機俯瞰着牠翅膀，  
或追射奔馳的車輛，  
或投彈轟炸鐵軌，橋樑……  
然而我們的車輛依然晝夜來往，  
敵人的損失却達可怕的數量。  
就是我的指環，  
也是用敵機的要害製成的記念章（註）  
這使我聯想起廣九粵漢路上：

那千萬工人鋼鐵的臂膀，  
他們像補縫婦，  
修理鐵路的損傷又快又強！  
政府嘉獎他們幾千元，  
他們却把全數捐助抗戰。  
把生命獻給祖國，  
吃着苦頭爭取勝利的明天。  
呵！廣九粵漢路工人，  
他們的心最愛國，  
他們的力最神聖！

(註)詩女陳繼武和他的部下，於四月十五日在石龍擊落敵機，他把某部機件製成戒指，贈我一個。

一九三八，五，五。

## 特異的紀念碑

我們不追慕宮廷的桂冠，

也不歎息自身的寒微；  
然而我們引爲無上的光榮：  
在這一天——五·二四，  
牠是我們的「詩歌日」，  
在文化領域樹立特異的紀念碑！

這紀念碑：  
牠樹立在堆積耻辱的五月中，  
    遍流鮮血的五月中，  
    正義咆哮的五月中，  
    解放鬥爭的五月中……  
啊！牠產生偉大的日子裡，  
牠架着文化高射砲瞄準法西斯蒂！

五·二四，  
我們的「詩歌日」，  
這始創的紀念碑，  
兩年前樹立在  
西比利亞以北的遼廣土地；  
全民的獵槍痛擊着日本野獸的今天，

我們把牠在新生的中國築起！

也許今後：

世界每個角落都刻着「詩歌日」的大字，  
和合唱祝頌的歌詞！

一九三八，五，十二

## 哀曲的反響

怪物：民衆喇！

我有黨員証，

我有主義珍本，

我會拍馬屁，

我會鑽機關，

我是固執而滑頭的動物，

你們要和我一樣擁護

會長的利益，

服從會長的統治和欺騙啊！

那些反飯桶主義、反機會主義者，

是煽動的「匪徒」！

民衆：我們不會盲目地聽從你的鬼話，  
我們只擁護代表我們利益的領袖，  
只擁護團結禦侮的統一戰線，  
你招搖撞騙的販子喲！  
你挑撥離間的惡棍喲！  
你污辱了你們的黨員証，  
你污辱了你們的主義珍本；  
你滾蛋吧！  
也許敵人需要你放火箭呢！

怪物：（喃喃地低語）

糟糕了！

民衆從前像豬獃，  
怎麼忽然變了獅子呢？

但我仍要拍馬屁，  
假如強敵打到來，  
我也許可以跟着酋長們

到海外去玩樂吧？

唔，即使我像一隻類狗樣被遺棄了，  
難道敵人不要我做傀儡戲嗎？

(大聲叫)：你們都是被煽動的可憐  
虫！

民衆：你是準漢奸！

一九三八，一，廿二。

## 義勇軍的母親

趙太太：

模範的女英雄，

義勇軍的母親；

她，

出沒在晉冀的邊境，

她，

出沒在山野和森林；

領着勇敢的兄弟，

穿着敵人的砲火，

衝入敵人的陣地；

被俘了，用妙計騙走，

被追了，打死鬼子而逃掉！

趙太太：

勇敢過花木蘭，  
她幾次在日寇魔爪下出死入生；

趙太太：

她慷慨過歷史上一切的女性，  
她把田產變換路費捐助學生軍；  
而且把自己的骨肉貢獻給民族，  
讓年輕的女兒做義勇軍的一員。

趙太太：

模範的女英雄，  
義勇軍的母親，  
她把鬥爭的生命貢獻給民族，  
她把鬥爭的生命迎擊着敵人！

一九三八，三，八，



## 先放幾噸軟炸彈

我國的空軍，  
不但在本國的領空，  
把敵機擊得七零八落；  
還飛過台北，  
一聲霹靂，  
把敵人的軍事要區炸得粉碎！  
世界的人們，  
開始用驚奇的眼光，  
賞識我飛將軍的英姿。  
可是這回——  
五月十九的午夜，  
又有一隊鐵鷹橫飛到三島  
在九州，大阪，佐世保……  
各大城市的上空，  
撒下幾噸軟炸彈了！  
百萬張彈片寫着：

警告敵國軍閥的野蠻；

喚起敵國民衆的覺醒；

顯示我國空軍的威力；  
揭露侵略者必亡的鐵証……  
更且給世界人士看看真正的人道，  
不乘機丟下硬炸彈報報仇；  
何況敵機師，高射砲手，  
都在做着夢的時候。  
啊，我們英雄的飛將軍，  
在警報聲顛熄燈光的空間，  
依然雍容地  
翱翔了一週又一週……  
幾個鐘頭的軋軋聲，  
直把扶桑叫到破曉。  
凱旋的引擎轉回起飛地，  
那太陽正高高地照着  
歡迎的官民熱狂得如海之潮！

一九三八，五，廿一。

## 弔楊任

楊任喲！你年青的生命，

你正確的思想，  
你戰鬥的精神，  
你深厚的學問……

正爲革命的祖國獻出精銳的武器，  
正向人類的公敵擲出強烈的炸彈；  
可是那樣的不幸：  
一艘小小的輪船竟把  
你一切埋入海心。

我們撫着痛楚的胸膛，  
想起你堅實的身體，  
尖銳的眼睛，  
沉默的臉龐……

我們永遠哀惜  
詩壇失了一個多能的歌手，  
失了一個世界上最被壓迫的  
黑色血液灌出天才詩種的移植人；  
何況你又是一顆  
照透世界政治經濟的慧星，  
何況你又是通曉

幾國語文的天才之種呀？

楊任啲！可是那樣不幸：

一艘小小的輪船竟把

你一切埋入海心，

我們只得把你的靈魂從海心撈起，

頂在頭上向你指示的征途戰鬥！

(附記)楊氏於五月六日由德度坐船回省，中途船沉  
遭難，關於他的經歷，見「中國詩壇」二卷五  
期追悼特輯。一九三八，五，廿五，

## 贈給鄧南遮吧

爲什麼把諾貝爾和平獎金

贈給奧西哀茲基呢？

他是德國的「著名叛徒」啊！

他是曾被「判處拘役十八個月」的罪犯，

他也和猶太人一樣，

希特拉總統很討厭這種人，

現在是講「戰爭」的時代，  
還鼓吹什麼「和平」呢？  
要把「槍炮」換回「乳油」，  
無異向黷武者搗蛋，  
奧西哀茲基啊，  
你敢搗希特拉的蛋？  
不，你是一個著名的和平主義的作家，  
一切法茜斯的蛋不也給你的筆鋒搗穿嗎？  
但你是德國人啊，  
而且是「叛徒」，「罪犯」！  
諾貝爾和平獎金贈給你，  
「實係侮辱德國之行爲」，  
因此「德國政府忍無可忍」，  
「將有所公佈」并提出抗議。  
還是把獎金贈給鄧南遮吧！  
名目上的「和平」二字也要刪除，  
題曰：「諾貝爾戰爭獎金」。

一九三六，十二，八。

附記：奧西哀茲基(Karl Von Ossietzky)，一八八九年十月三日生於德國漢堡，歐戰前，他已痛恨德

國軍閥的跋扈。及至被徵入伍，親歷了四年慘  
悲的屠殺經驗，於是大戰告終，他號召各國  
的智識份子，努力和平運動，一面在祖國努力  
宣揚「不再戰爭」，一面編印「世界舞台」週刊，  
攻擊黷武的軍閥，一九三一年被捕下獄，嘗了  
七個月的鐵窗風味。希特拉登台，他仍以「世  
界舞台」為反戰的播音器，一九三三年二月，  
又被拘禁，度着悽慘的非人生活。直至三六年  
九月，在英國名作家赫胥黎，威爾斯，麥考萊  
等十五人合著的「他犯了什麼罪？」的辯護和呼  
籲之下，他才被釋放出來，但他已經了三年的  
地獄的摧殘，染上沉重的肺癆病了。當年十一  
月瑞典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決定把一九三五年的  
和平獎金贈給他，引起希特拉的抗議。可是不  
幸，他已于今年五月四日逝世了，我在悲痛之  
下，倒寫不出好的追悼詩句，於是檢出前年寫  
成的這首諷刺詩編入此集，留個紀念，並向他  
致長長的默禱。 一九三八，五，廿七。

# 對敵兵宣傳歌四首

## 被壓迫者の歌

われらは被<sup>レ</sup>壓迫者であり  
われらの敵人は日本の軍閥  
支那の<sup>レ</sup>大衆よ日本の兵隊達よ  
手を握つてやれ兄弟のやうに。

われらは世界の平和のたのみに  
いさあしき戦士となれ  
打ちのめさ; 打ちのめさ  
ファシステをわれらの敵人を!  
われらは熱血で取り戻つねはならぬ  
その人類の自由と幸福を!

# 被壓迫者的歌

我們都是被壓迫者，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的軍閥：  
中國的大衆啊，日本的兵士們啊：  
像兄弟一樣地握手吧！

我們爲着世界的和平，  
做英勇的戰士吧，  
要打倒，要打倒  
法西斯蒂！我們的敵人！  
我們必要用熱血換取  
那人類的幸福和自由！



二人は見會へふい

(行、二人は若、調)

1 あなたと<sup>え</sup>呼ばば<sup>たれ</sup>誰か<sup>こた</sup>答へる?

支那の戦場のまぼろしよ

あなた<sup>こた</sup>聞えるかい

空は<sup>あ</sup>集<sup>あ</sup>空<sup>ふたり</sup>二人は見會へふい

2 ちよいと<sup>え</sup>呼ばば<sup>たれ</sup>誰か<sup>こた</sup>答へるの

支那の戦場のあちろしよ

ちよいと<sup>た</sup>泣くよ

風は<sup>かぜ</sup>春風<sup>はるかぜ</sup>二人は見會へふい

3 あ<sup>え</sup>の<sup>こた</sup>ぬと<sup>こた</sup>呼ばば<sup>たれ</sup>誰か<sup>こた</sup>答へる

支那の戦場のほげしよ

あ<sup>こた</sup>の<sup>こた</sup>ぬ つらいよ

いつ<sup>こた</sup>ば<sup>こた</sup>お<sup>こた</sup>返<sup>こた</sup>るかい、二人は見會へふい

# 我倆不得相見

- 1.「您」的叫一聲，誰來答我呢？  
中國戰場的幻影呵，  
「您」，聽得見嗎？  
空是雲幕的空，我倆却不得相見。
- 2.「喂」的叫一聲，誰來答我呢？  
中國戰場的恐怖呵，  
喂，我哭啣  
風正是春天的風，我倆却不得相見？
- 3.「哪」的叫一聲、誰來答我呢？  
中國戰場的激烈呵，  
哪，難過哩，  
何時歸來呢，我倆却不得相見

かしの壺

(竹 文子 渡 内)

1. 離れ此 離れ此と 去つた島  
 来んでわたしが 堪へぬ  
 思ひ出しては あゝ  
 思ひ出しては あゝ  
 今日も あしたも 矢張り 痛く
2. 到る所は 飽あかり  
 是の海軍 彼等 支那の 声  
 空へ 弾 出せ あゝ  
 空へ 弾 出せ あゝ  
 あとは 彼等 の 手を 握る
3. 忘れぬ 如と 泣いた 夜の  
 とし 恋しの ぶる？ とを  
 遠し 望んで あゝ  
 遠し 望んで あゝ  
 しがしの 壺よ 下 の 島

# 東方的雲

1. 離開 離開了島

我怎能忍受

想起 呀

想起 呀

今天明天都聽彈雨

2. 到處 都咆哮起來

那解放的中國之聲

子彈往空射 呀

子彈往空射 呀

跟着握他們的手

3. 不能忘却 那哭泣之夜的

可愛懷戀的故鄉

遠望 呀

遠望 呀

東方的雲啊 下面的島

戦場にはいや

(「船頭可哀いや」詞)

夢も思ひまじふ  
陣風 大風

戦場にはいや

I — 戦場にはいや

園はゆりなと

魚かは一つ  
かふじ人類の

I — かふじ人類の

血を見る

戦死ふりやこぞ

頭も 顛へる

せめて棄てたや

I — せめて棄てたや

わか 鐵記を

# 戰場可怕啊

夢裡也驚慌啊  
彈的風 火的風  
戰場的可怕啊  
呀，戰場的可怕啊

離開了故國  
而想起只是那麼一回事  
看着同是人類的  
呀，同是人類的血

若果戰死哪  
腦袋也顫抖的  
還是索性丟下吧  
呀，丟下我的槍

(以上四首歌歡迎各戰場縫用)